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自警編卷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舉人臣孫桐

欽定四庫全書

自警言編卷八

宋 趙善瑯 撰

政事類

政事

龜山先生語錄云為政要得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

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
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
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
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
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
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
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

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
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張齊賢儻蕩任情獲劫盜
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為善唯敏
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向敏
中盡心於民事耳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
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
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己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

金史卷八
卷八
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

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傳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議者以為知言

張芸叟言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

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

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
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
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
學來

張忠定公詠誨李旼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
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
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
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

張忠定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
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
矣

張忠定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
讀以示之蜀人鏤版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

孝義為本也

湘山野錄

初張忠定公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
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

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
會益州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
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
州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
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己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
情無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
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
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開封府治京師陳文惠公堯佐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陳文惠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

者神道碑

呂正獻公著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
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毋拘時以故
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為常後雖年高貴
重不少替單陋邦也公以愷悌為政不嚴而肅轉運
司輦乳香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
竟不為強配

諫議劉公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叅政三人

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曰勤
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
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
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諫議劉公安世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
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
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
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

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穆公也

馬永卿問立身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問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為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又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

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

曾子固鞏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
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
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
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
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
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
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

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

終不自辯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范忠宣公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劫盜無虛日人或勉公曰公為政素寬然齊民兇悍性好剽劫以嚴

治之猶不能戢若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公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齊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竊而督賞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待其自以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

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
復紊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
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
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襄城之民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
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
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
利公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

時官也

邵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溫終身行之

昔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

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晁文元公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
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
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又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
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
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
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

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
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

言也王沂公曾嘗說喫得三斗釀醋方做得宰相蓋

言忍受得事也

辨志錄

韓魏公語錄曰欲成大節不免

小忍

語錄

人有忿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

臬之不忍不可不謹

和靖語錄

趙忠簡公鼎之在越也惟以東臬恤民為務每言不東
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

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前輩言莅官處事三莫之說事來莫故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

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
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谷志古
清修集

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嘗著瘴說云
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
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辰酣宴弛廢王事
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
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
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

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之土瘴不亦繆乎
其後鄒道鄉志全元符中謫昭因其說以為詩

鎮靜

國初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
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之通衢

李沆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
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
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元城先生論本朝名

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一人正謂此也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少害但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

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
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
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
億聞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
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
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
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
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

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
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
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
而已矣億由是益服且之識度

胡文恭公宿天資謹靜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
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
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
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防外

患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敵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初夏人方議講和韓魏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

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為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杜祁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為忤也又別錄云公嘗為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爾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文潞公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不宜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

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
墜不舉之處耳王荊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害
何為不可若萬事墮頽如西晉風茲乃益亂也蓋荊
公知公言為己發故力排之

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宇襲舊制周列更鋪凡數百所
張忠定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

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
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

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張文定公
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一千餘里
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
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
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
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
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
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

震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
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
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彼死之術
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信

尹先生焯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從者皆己
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伊川先生曰仁義禮智四者有端而信無端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為有不信故有信字

晦庵先生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又曰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史太師浩曰政之大要曰食曰兵曰信民以食為天一
日無食而流離殍餓轉徙於溝壑是食不可不足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無兵以守則雖有險阻必陷於
敵是兵不可不足也夫無食何以養民無兵何以守
國至於語信則寧去斯二者而信不可失何則信蓋
民之司命也彼齊桓晉文之霸志在富國是欲足食
也志在強兵是欲足兵也而猶待不背曹沫之盟首
為伐原之舉乃能成霸業信之不可無也如此惜乎

假之而立霸不能真用其信也人之有生惟死為大事寧使其人死於飢餓死於盜賊而不可一日無信蓋食可一熟而狼戾兵可一日而招集惟信一失則天下有土崩瓦解之勢泮渙離散不可收拾於是時也雖三令五申其誰信乎然則信者真民之司命也張忠定公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畧使知環州
以屬羌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
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
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
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
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
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
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

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至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羌無不悅服

范文正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其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番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撤衛與語不疑

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
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
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程公琳公以謂幸人之喪非
所以示大信撫遠人且亮祚幼然君臣和三將無異
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
為然

陳文惠公堯佐治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
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

金方四月三日
卷八
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
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
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重出

通下情

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敗亡狀執政
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富韓公言此非陛下意
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
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神道碑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旼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濟人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一兒偶墮甕水中羣兒譁

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
人手段已見於髻亂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
圖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
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而
人推其誠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
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豎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

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
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鑿之伎君何願焉乃無失
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
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學也固欲
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
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
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
鑿果能為良鑿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

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公祖禹言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衆

矣臣以為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上開納馬家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

愧此四字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堤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示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

操舟楫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葉石林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

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余為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

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閩人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劔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奉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

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
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
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
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
之有也偉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
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
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

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

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
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
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
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
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治有荻場其利甚博
而為勢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
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

竒以足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竒免符下日九州之
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憂民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
韓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
耶

救荒

范文正公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

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矣吳中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游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

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
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
已恤飢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富公弼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
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
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
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
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

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
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
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
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
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
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
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
之飢民聚為疾疫反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

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邵伯溫曰富公使敵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烏得而窺之哉

韓魏公以益利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

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
後糴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
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
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
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范公堯夫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
平封樁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
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

坐罪時一路荐飢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
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
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糴所收尚不貲又於鄰路
市耕牛穀租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
布種甚廣遂大有年或言公廩貸過多而無活人之
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
負者

趙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

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
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
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
成都越杭尤著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
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
遂減前此或限勝斛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
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
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
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
也

曾公鞏為通判歲飢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
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
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
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

粟價為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
官農事賴以不乏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
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千萬家
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
成敢爾當痛以繩之境内卒以無擾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
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

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
詢顧詳款已有欽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
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
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
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
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
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
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

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
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
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
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
復為寇王文康公曙奏復之名臣傳

王沂公曾留守洛師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脅取
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

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嘗命陝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

吳遵路明道末天下蝗旱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蓆鹽蔬日與飯

參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
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
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
公治狀頒下諸郡熙寧中余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

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

澠水
燕談

程顥伯淳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
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
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

歲則大熟

蘇兵部者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
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
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
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
以實邊郡柰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
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柰何知其垂亡
而不以奇贏賑恤耶曰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

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參政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

扈諫議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乃邀湖湘漕米

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
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調足朝廷從其言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使時屬部歲飢所至發公廩又
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
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飢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
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為惠也反撓民不便因下其
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宣和六年秋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冗塞路倉府
空虛無賑揀策洪忠宣公皓時為司錄事白郡守以
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
四隅升損市直錢五戒米肆揭價於青白旗上巡行
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貴糶不能自食者為主之
立屋於東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偽
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
不可杖有侵牟鬪罵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帖畏伏

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掾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即延公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制抵罪得為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曰

免戾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至來秋民相携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州人既不死凶年公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為洪佛子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弃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米二升每日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救弊

蘇公頌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倉法行吏無所覲
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或以功過當陞
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公勅吏曰某官緣某事
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
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
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
為之奏請或陳白都堂故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

亦以為無可憾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
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
韓魏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
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
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于其間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
得為姦杜公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

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受他闕
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
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
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
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
坐廳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
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
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負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司馬溫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

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日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

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
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
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
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
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
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
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
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

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徙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王珪曰臣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

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當言之公曰青苗出
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
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
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
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
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
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
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

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

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

王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

召上殿時人以為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僂及先人發掘丘

龔豈得不預我事耶

韓琦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
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言公慨然上疏
乞罷其法條例司䟽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
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䟽駁
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之唯舉大槩用
偏辭曲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
上以欺罔聖君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

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貫

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貫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息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蓋約

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伍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暮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暮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暮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

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
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
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
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
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
民急求則依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
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
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

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䟽意已大
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參知政事趙抃等
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
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
丞呂公著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欲別
坐事令出既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䟽朝廷亦當
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
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

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
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
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
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
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
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
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

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
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
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
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
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
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
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
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

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浣論者

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
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
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
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可以必行也得君之初
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復詰難
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
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

寧初比也

元城語錄

司馬溫公拜門下侍郎力辭不許數賜手書先帝新弃
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初
神宗皇帝以英傑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
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
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
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
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
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

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

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德宗罷之德宗
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
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
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
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
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
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
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去使相視去其甚

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
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
量入以為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如得病詔公與尚書
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
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
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
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
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失時異議甚

衆獨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將丘
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廢提舉常平司以
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罷青苗錢專行常平
糴糶法

司馬公與王荊公書曰光以蒙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
之論訕訕輒敢獻言于左右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
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
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之事其所言者乃

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以聚歛得好官後來者必更生新意以取民之脂膏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

楊元素為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曾布曰請為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

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
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
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
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
役終為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於是元素出
知鄭州摯責監臨琥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聞見錄

重出

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陳

堯佐嘆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言者以為非便而丁晉公主之以黥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

堤乃成

神道碑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陳堯佐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神道碑

劉忠肅公摯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

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關伯廟歲為錢
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
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
託公為奏曰關伯遷此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
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
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
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
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

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

行狀

辯証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祐至

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

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

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聞見錄

李繼隆討寇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
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
復為檄言據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
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
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
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

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
轉運使盧之翰竇玘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
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
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
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
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馬上出詰之曰爾以同
州推官再朞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為賢爾
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

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衷不避死亡補益陛下
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
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
明白加誅何晚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
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寇欲入
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
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奏

示執政曰寇準乃反邪王文正公熟視笑曰寇準許
大年紀尚騃耳可劄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輒去寇準姓
氏云逆準不書蔡公齊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
忠義聞天下豈可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
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
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

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
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
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
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此卜祝賤流累及
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
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
焚去之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

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

文字猶須更辯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
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
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
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偽
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閣是時家
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
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
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歐陽奏
事錄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公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
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
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
疏但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
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
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
可從未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

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韓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文忠公欲因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乘此欲并中公深治之令蘇安世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時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卒辯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噫今之士

大夫識見不及閹宦者多矣

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
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蔡齊窮治迹其所來無端
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
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
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
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

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
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太常博士陳誥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
誥公廉不可得乃欲以竒動京師自錄事以下空一
縣皆逃去京師果喧言誥政竒暴是時章獻明肅太
后猶聽政怒誥欲加以罪陳堯佐為樞密副使力爭
之以謂罪誥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誥由是獲免

神道

碑

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
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
守勲歸罪於通判都監竄之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
詔以兵圍守其家富韓公弼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
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
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
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
竟時官守勲養子為御藥亦奏罷之德和竟坐腰

斬神道
碑

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曾肇適館伴北使
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
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踈遠
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
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
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
無累瓘以憂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

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
計皇帝以瓘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
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
恭事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
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其仁如此兩
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
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鱗率此類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

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語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耶禹玉曰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

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至於父母親致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於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

袁抗大監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吏民言寇萊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字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字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馬復踏蹙不進寇以策叩馬曰吾

尚敢留滯邪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且曰語丁謂我負若何事致我于極地邪其後丁自朱崖移道州袁嘗接謁語論遂以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疎先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曹利用為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某勸太傅酒何故不飲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邪曹厲聲曰利用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于上前辯之自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何事然

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於贊變王度亦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知與不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蓋言晉公之為則目以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誠過

其才歟

倦遊錄

獄訟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

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能勝撈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詎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

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
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
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
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
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
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
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
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

其人趨詣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
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
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若
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本
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
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
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
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為知

制誥二年為樞密副使

向文簡公敏中在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且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皆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

云與子婦奸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
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職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
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職不獲疑
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
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
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
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
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

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也

范文正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

歸

汪藻撰
祠堂記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僖年中毒暴卒公
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
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
漫汙幘帛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為寵妾與小吏為姦
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在鱉羹中公曰羹在
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宋君果不
嗜鱉羹為坐客所并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
之罪人覲他日獄變為逃死之計也人以為公發摘

姦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寃無以伸於地下矣
嵇內翰穎父適嘗為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
府特命適按劾之為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託言於
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
及第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
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
請燕肅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

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

胡文恭公宿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

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斬二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胡文恭公宿置獄治三司吏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公曰涇卒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

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

行狀

趙清獻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蔡文忠公齊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跡蹤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

民無所逃是為政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之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

金史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
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
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禍法不
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
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
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
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

云

濟北先
生集

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世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時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

等語也歐陽遂清脫

重

職方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參百貫二十年矣其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郭謂曰此應賞典願竄吏吾以聞其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

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十日而足乃惟二人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郭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其乃薛簡肅公奎之婿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
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
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

歐陽文忠公集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
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禁
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盜禁法盜得不死
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

出熙豐
故事名

臣傳

東坡外祖程公逸諱仁霸眉山人攝錄事參軍眉山尉
有得盜蘆服根者所持刀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
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
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為汝
直之盜果稱寃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
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見盜拜庭下曰尉掾
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
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

擔荷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盈門矣公
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軾幼聞此語已而外祖父
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
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

大全
集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
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
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

己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
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
之政以術鉤人真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

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歐陽公撰
神道碑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鄆州民有
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極誣以
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

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案獄公立辨其
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
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
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卒無死
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

墓誌

上初即位韓絳即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呂公
著以為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
踊貴屨賤之譏吳充議復置園土衆以為難行王珪

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劊刑公曰劊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竟得寢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击誣以樞密章綵之子縱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鞠之案上縱不伏再遣侍御史沈畸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鍛鍊縱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亦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

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為世之戒矣

姚龍學仲孫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其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

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
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且上章解組徑入武
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
殺人夔抱大罪柰何興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
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況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
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等夔
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

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澣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
訟于州必以謂沉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
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
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
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
邢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
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

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張文定公齊賢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訟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宰相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

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韓魏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卧内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畧於總劾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

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而未嘗輒
有以畧也況其可以委人乎

韓忠憲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
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兒類者使認之為己子
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姪訴于州及
提轉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
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
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

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張忠定公詠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
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
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
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
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
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者欲併其

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
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重

馬忠肅公亮知洪州有父子同訴失其冢婦公潛諷胥
吏就詢所居知其前後皆有津涉密選幹吏網于水
中翌日而獲沉屍即辰而辨謀殺

財賦

陳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

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
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
敢進上聞而善之

陳晉公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
利害晉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
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
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
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

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龍川志云河朔地鹵民刮鹵煎鹽不買而足用周世宗常推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極苦之藝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推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是時民於澶州河橋設感聖恩道場父老至今能道之及仁宗朝王

君貺為三司使復議推法未定君貺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且曰河朔歲有河堤國信之勞比諸道為苦恐不宜復推鹽以困之仁宗驚曰朕不知也柰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為朕撰數句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批奏牘後曰朕恐河朔軍民復食貴鹽所請宜不行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於府園騎山樓癭木亭上及賈公再守魏而提點刑獄薛向密奏乞行推法託以它事入議朝廷

許之賈公且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
瘦木亭相對酒五行無它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
不復議推事魏人以此深德賈公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
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
用益不足王公堯臣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
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
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

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十萬而所在流庸復其業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

體

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
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
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箠之類海
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鰈膠充折孫謂之曰弩
椿箭箠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
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為戶部尚書門人
問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
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
貪吏聚斂掊刻之心

仁宗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傅獻簡公堯俞奏
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宜躬
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
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

薛簡肅公奎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旦公
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
之言也

慶厯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茶
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
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
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
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

賈施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密學陳公襄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張公商英既相之後大抵一話一言皆以百姓為本至於省六路上供錢鈔而民無橫賦改當十錢為當三而百貨為之平罷內藏東比出剩鹽鈔歸之有司而商賈之貨通罷修內五福太一宮而土木之役息凡

所以利國安百姓者不可一二數家

傳

富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
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
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

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神道碑

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
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
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神道碑

彭思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

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

羨餘為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行狀

呂公著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蓋
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
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
償舊欠秋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
取於民者遂為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為括其數以

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
竟不行

范太史祖禹論聚斂云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
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之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
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
天地之施也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
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
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韋堅楊慎矜王

鉅繼起又益甚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况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為培植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

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邵康節間居林下
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
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宣和間近臣薦向公子韶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
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
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
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

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
不卹大計不顧它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
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
長士論避之

孝宗謂周益公曰只為養兵不免皆取之民公因極陳
民困之由上問各有名色何故困民公曰且以平江
府論之紹興以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後來
乃用二十餘萬緡則是歲添三倍以上既無所從出

遂於支移折變中暗增錢數如苗米一石其直三千
州府受納則令折科增三千為五千增五千為七千
如此則有田之家無不被害安得不因此特一端爾
它皆類此上為之悵然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
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為淮漕議盡推舒廬蘄黃壽五
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蘖盡收其利歲衍百餘

萬緡淮洛苦之曉舟敗溺死淮民比屋相賀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歎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

詐

聞見錄

兵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

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
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
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
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
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
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
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

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
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
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

太祖遣曹彬潘美往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
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
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
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
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

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
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
平

太祖既得天下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
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
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非
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
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

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富貴也不過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市之為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撫賚甚厚諸功臣皆以

善終向非中令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莫敢有異心者

曹王彬下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按籍檢視王一不問振乏絕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行狀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

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
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諾共焚香為誓明
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
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
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

紀聞
重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
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
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

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

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
矣

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
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
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
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
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
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

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
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程氏遺書云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
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
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
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
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
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

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臃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踈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主之一一申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如此

程氏遺書云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衆而

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大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胡文恭公宿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防外患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敵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上諭宰臣曰國用匱乏正以所費處多呂公頤浩曰用

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若邊
事稍息則國用自饒上曰朕細思之用兵與營造最
蠹國用深可戒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
須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
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誠三篇令誦之
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旦道士通
刺為謁被冠褐自稱鄴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鬚

若剛鬣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
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
臧公筭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
引數萬騎獵於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雨敵弓皆皮
弦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
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
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

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首

首桀傲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為之用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弼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弼曰
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為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二十
年未可道著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
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
為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阜安宇
內為先蓋是時王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
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圖大遼又

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地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高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將與高議論不合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飢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

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而慟哭宰
執不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
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
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
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饗太平然帝
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賊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
衡以官錢貸商旅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

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
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
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
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
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
兵運芻糧

記聞

制勝

曹瑋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

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

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帥料敵當如此

東齋記事

曹南院璋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敵兵引去璋偵敵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璋不答使人候敵兵去數十里聞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敵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

欲乘人之怠請休憇士馬少選決戰敵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敵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敵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筆談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旰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

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
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
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又得所掠氣
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
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
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肝首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
敵制勝人所不及又記聞云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
領龍猛軍人潰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

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
詠一日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
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
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
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
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
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謁於公詠曰何
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副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

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
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
敗士衆皆還走幾千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
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
平

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馬正
惠公以卒三百進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
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

乘勝薄我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
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盱等無噍類

神道碑

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
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
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
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竒功故未
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碁已勝敵可止
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

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初樞密副使狄青自請擊儂智高以青為宣徽南院使
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賊
盜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
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曰屬者
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
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
臣副之復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

之軌也青素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謹青昔在廊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糧走保邕智高陷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

監押亦走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
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
西路鈐轄陳某將萬人擊智高為七寨逗留不進十
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某戰於金城驛某敗遁歸死者
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
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
可下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
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某皆來迎謁時

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情不為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窠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命己酉狄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使度

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為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蠻軍大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

軍追之營其城下夜營中驚呼蠻聞之以為官軍且
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
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
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
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
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
復為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
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

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
衆論紛然為國朝未有此比今有幸而立功論者方
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
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昔衛青已為大將軍封
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為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
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
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議
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為青訟功於中書五月乙

已竟以青為樞密使

聞記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筆談

种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

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
歲餘盡詢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為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
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
洙為經略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
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
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
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置

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
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
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
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
塗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
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
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
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

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東軒
筆錄

自警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自警編卷九

宋 趙善璫 撰

拾遺類

議論反覆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

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名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

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蘇內
翰范忠宣温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
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
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
主元祐初温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
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
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
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

弊温公不以為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温公爭
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劔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
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
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
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
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
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
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

小人也

聞見錄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不叶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為沮法荆公信以為然堅乞罷相既出呂嘉問張諤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其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

鄧潤甫枉狀廢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之事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勅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財簿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夤緣事故非議前宰者甚衆綱紀幾紊天子斷意再召荆公秉政鄧綰懼不自安欲弭前迹遂發張若濟事返攻呂惠卿朝廷俾張諤為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望意指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凡數事面奏意

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
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
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鄧綰張
諤之徒皆以罪去然自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荆公
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
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者蓋謂是也

出東軒
筆錄

又云熙寧七年王荆公初罷相薦呂惠卿為叅政呂
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為使相方進

熟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
復官呂無以對又曰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
術又能言人休咎王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
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
宗子世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
捕之獄具世居賜死逢育棄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
坐者甚衆呂為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誣讎會荆公
再入謀遂不行

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之人復為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丞相之子雱為樞密使諸弟皆為兩制壻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庶幾可留也綰如所戒言之上察知其阿黨亦領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上曰卿勉為朕留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且何為而賜第上笑而不答翊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

綰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綰欲用其黨方揚為
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薦之其實意在揚也
無何上黜汝礪綰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為人昨
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
綰中丞以本官知虢州亨甫奪校書為漳州推官綰
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
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蓋謂

是也

東軒
筆錄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荆公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
不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
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
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
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為

申公也

聞見錄

王荆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

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事而
孫革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荆公此論遂列奏
請舉行之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也

呂氏
家塾

記

陳瓘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
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疑之徒皆當
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疑
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為太學生

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議遣人致於
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
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
疑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事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
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正彙三山之
竄石幟台州紛紛皆其所為也遺事

報應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

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
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
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
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公與
丁謂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
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而不
虞巧佞故卒為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

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之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石介既卒夏竦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邊矣尋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

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孛戮不為酷萬一介屍在即是朝廷無故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遂劾介之內外親族及會葬門人姜潛以下至於舉柩窆棺之人合數百狀結罪保證中使持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後夏竦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之

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丁謂既逐李文定迪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大行賤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曾叅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恐未能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為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

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爾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待謂決語入奏

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
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
之而不得間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
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為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
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之於簾前訴之移
時有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
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
蓋謂所坐本欲庇雷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

金史卷九
卷九
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平時陰險傾陷正人雖
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
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
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
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
辭屈俯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
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

人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
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
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
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
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
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
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
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

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惟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咸平中李士衡在館職日嘗使高麗武人為副使高麗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

底敝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
物至海內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舟中之
物投之海中更不別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檢

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

續資治通鑑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
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
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

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

聞見錄及事略



自警言編卷九